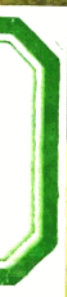


施拉普纳 在中国



● ●
团结出版社
文飞施大用



……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是，施拉普纳的名字已经与中国足球捆在一起。不管你是赞同聘请洋教练的还是反对聘请洋教练的，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足球，今天的中国队，你就必须了解施拉普纳，了解他的思想、理论、主张、处事方式乃至个人性格。

——《足球报》第 550 期第 1 版

目 录

写在前头	(1)
1、千呼万唤洋教头	(3)
2、施拉普纳其人	(9)
3、来到中国	(15)
4、初次亮相上海滩	(20)
5、施拉普纳的绰号	(26)
6、施拉普纳与白求恩精神	(30)
7、戴拿斯杯赛折戟	(34)
8、请错了施拉普纳?	(38)
9、施拉普纳的招儿	(42)
10、备战亚洲杯	(50)
11、广岛之战	(54)
12、继续操练	(63)
13、狮城的圣诞礼物	(67)
14、施拉普纳的足球思想	(70)
15、节日里的施拉普纳	(79)
16、夺冠秦王球	(83)
17、两双金鞋	(87)
18、大拉练	(91)
19、蓉城踩场	(96)

20、老施不能走! (101)

附: 施氏国家队战绩一览表 (106)

写在前面

克劳斯·施拉普纳，一位联邦德国著名的足球教练，1992年6月，他开始出现在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位置上。没过多久，他的名字就传遍了中国，他的形象就映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球迷的心帘。无论他出现在哪儿，都有热情的球迷向他欢呼；中国的新闻媒介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报道。德国记者惊奇地发现：“施拉普纳在中国享有惊人的知名度。”

施拉普纳来到中国已近一年，在这一年中，他操劳不息，为中国足球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不久，他又将率领中国足球队向世界杯赛发起新一轮的冲击。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在把目光聚焦在施拉普纳身上。

这里的文字是对施拉普纳先生在华一年足球生涯的追踪，在这里，既有对施家军不止征战的记述，有施大爷执教趣闻的实录，也有对施拉普纳足球理论的探讨，有关于改革中国足球体制的思考。

今年5月22日，是施拉普纳的53岁生日。北京红光工艺礼品公司曾发动全国球迷共同出个主意，为施拉普纳送一份独特的生日礼物。不知他们是否已有了选择。在此，笔者愿以这些文字，向施拉普纳表示敬意，感谢他近一年来为中

国足球所做的一切，是笔者送给施拉普纳先生的一份生日礼物。

作者

1993年4月6日于北京劲松

1、千呼万唤洋教头

这片长 100 米、宽 70 米的绿茵场，是国际体坛上最为精彩纷呈的大舞台，但我们的国脚却每每在其上为我们的亿万球迷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剧；那高 2 米多、宽 7 米多的白色球门，竟成了中国足球积几代人的努力仍难以跨越的命运之门。

1992 年元月，中国奥林匹克队在主教练徐根宝的统领下，抱着“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飞至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加争夺奥运会足球决赛入场卷的亚洲区预选赛最后阶段的比赛。临行前，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李富荣代表中国奥运代表团领导小组给国奥队员做动员，告诫队员“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要力争奥运入场卷。全队将士也“横下一条心”，虽有些悲壮，却也很昂扬。但是，足球比赛的结果毕竟不是“动员”和“决心”所能左右的。前一段的比赛中，中国队的表现虽不甚佳，但在积分和净胜球上还是占优势的。最后一场对韩国队，打平即可出线，但开场不久，在 8 分钟的时间里，竟让韩国人连灌三球！1992 年 1 月 30 日，吉隆坡的足球场中只剩下垂头丧气的中国球员，灯光暗淡了，队员和教练们的心情更暗淡，大好的机会断送了，两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冲击又一次功亏一篑。这一天离中国春节只有 5 天，中国足球给中国的球迷

们献上的就是这样一份新春礼物！

国人不怕看到失败，也允许失败，但就是承受不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败，这种所谓的“黑色3分钟”、“黑色8分钟”等等。球迷因此伤透心，恨铁不成钢，甚至发誓从此不看足球，至少不看中国队出演的足球。

是的，近十余年来，中国的足球是够让球迷们丧气的了。吉隆坡的败北，已是第四回。人们说，中国足球是“多灾多难”、“屡战屡败”，虽情况不同，但结果一样。在第十二届世界杯预选赛中，苏永舜失败了，但他得到的更多是同情；曾雪麟重振旗鼓，却于“五·一九”在阴沟中翻了船；中国足球的功臣高丰文东山再起，曾率队打入奥运足球决赛圈，后却因在第十四届世界杯预选赛和亚运会两大战役中失利而声誉大降。徐根宝这一次又未能逃脱被炒、受贬的处境。

唉，难圆的中国足球梦！这世界上的“第一运动”，硬是不让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来玩一玩。偏偏中国人已开始玩腻了他们玩得不错的小球，一个个直瞪着渴望的眼，想在世界杯的电视转播中一睹中华男儿的雄姿。然而，心想事不成。

凭心而论，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以及他们的所有战将，都是真心的民族英雄，为了中国的足球、为了民族的荣誉，他们抛洒了无数的汗水、甚至血水和泪水。中国的足球史会记住他们，当然，连同他们的失败。中国足球是不屈不挠的，还要继续冲锋，但这新一轮冲击该如何进行，该由谁指挥，这个问题迫切地摆到了中国足球界的面前。

中国自70年末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的各个领域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颇为奇怪的是，最易“开放”、最需“改革”的足球事业却迟迟没有动作。虽然也有过一些具体行动，如派队去巴西等地短期留学，聘请了原苏联和西德的足球顾问，等等，但在足球体制、聘请外籍主教练等重大问题上却一直没有获得大的进展。

兵败吉隆坡后一个月，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一个主题为“路向何方”的中国足球研讨会，一个巨大的问号终于公开地摆向中国足球界，摆向每一个与足球有关的中国人，在这次会议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指出：足球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这个当今中国最时髦、使用频率极高的字眼，用在足球上果真能生发出一股魔力来吗？有人怀疑，但更多的人则坚信改革，认为这是一条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几个月后，在北京又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明确了“在改革中寻找足球出路，用改革的方法振兴足球”的大思路。伍绍祖在会上说，中国体育群星灿烂，但人们最希望亮起来的一颗星一直不怎么亮，这就是足球。他还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足球必须搞上去，足球体制必须改革”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体育“实干家”袁伟民出任中国足协主席，王俊生、孙宝荣、许放任专职副主席。至此，中国足球改革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实施改革计划了。这一计划包括足球特区的建立、重点地区足球协会的实体化、俱乐部队的建立和俱乐部赛的组织等。具体的改革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聘请外籍主教练的举动。

人们很难理解，聘请一个外国人当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何有其难。但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国足球落后于世界足球的发展，水平低，这本是一个有目共

賭的事实。1992年4月，国际足联派出了以国际足联技术部主任瓦尔特·盖格、亚足联代表萨缪尔和荷兰国家队教练米歇尔斯三人组成的考察团，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临行前，客人们客气地说道：“中国足球象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需要经过改进，才能达到高水平。”中国队在境外的屡屡失利，其中也不乏其实力不行的客观因素。赛制不健全，国内联赛对抗不激烈，又无钱经常出去见世面、经风雨，国家队的教练大多是运动员出身，虽出类拔萃，却难免近亲繁殖。在此情况下，聘请足球发达国家的教练，原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但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若大一个中国，泱泱十多亿人口，难道就出不了一个能带队的同胞？让一个外国人做到了中国人做不到的事，中国人的脸往何处放？再说，我们又付不起人家的薪水，据说，国家拨给足球事业的经费，竟不够请一个国外的一流教练！

毕竟到了开放改革的年代。聘请洋教头的决定，终于成了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克劳斯·施拉普纳先生在中国的出现，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足球改革的产物。各种报刊对此广为报道，施拉普纳顿时成了中国新闻媒介追踪的热点人物，其在中国的知名度恐怕甚至超过他在其祖国的知名度。

足球已被当作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之所以将足球列为重点改革对象，是因为足球这一“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基础，改革成功，其影响将是无比巨大的；同时也因为，足球是我们体育中相对落后的一个项目，足球运动员一年辛苦下来，几乎无人能挤进全国十佳运动员的行列，中

国足球成为人们的话题，往往是在它遭遇失败之后。改革在足球上下刀，风险并不大，成则大喜，败也无妨。从这中间，也不难揣摩出中国体育决策人士们的苦心。

施拉普纳又可以视为中国足球改革的突破口。他的这次执教，若大获成功，中国足球果真能在 1994 年进入美国的世界杯决赛，那么，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的差距必将迅速被缩小，中国足球将在世界足坛上拥有一席之地，既了结了几代足球将士和几代球迷的宿愿，又可为后来者奠定基础，铺平道路，洋教头的经验和方法为中国足球界所广泛吸取和接受，开出遍地花朵。由此可见，请洋教头确实不失为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然而，万一洋教头这次带队又重演悲剧呢？足球是圆的，强队与强队之间，弱队与弱队之间，甚至连强队和弱队之间的胜负，往往都是捉摸不定的，更何况这一支水平不高又不稳定、老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中国足球队呢。施拉普纳极有可能输球，事实上，他到中国后，也一直是输的多、赢得少。在最后的决赛中他若失手，会被炒鱿鱼吗？他的去留也不一定就非常要紧，但中国足球的改革也许会因之受到影响。足坛的保守力量又会来证明“自力更生”的真理，中国足球界又要重新开会讨论“路向何方”？

千呼万唤洋教头，洋教头也终于出山了。这毕竟是足球改革的一大举措。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过程毕竟是令人兴奋的。

新闻媒介纷纷指出，施拉普纳将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位国家队的外籍教练。其实不然，中国国家队在 50 年代曾得到过一拉匈牙利著名教练的指点，后来，在开放改革之后，又有苏联和德国的教练前来作顾问。在中国奥林匹克队

作战吉隆坡队时，曾在该队作过顾问的德国足球专家鲁迪先生还曾自费前往吉隆坡，为中国队助战，表现出了他对中国足球的深厚情谊，很让人感动。但是，由一位外籍教练正式挂师，率领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确是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次。我们为这个先例而呼唤过，如今我们正在静静地观察、等待，等待在不久的将来为这位洋教头，为中国足球而欢呼。

2、施拉普纳其人

在高大的日耳曼人中，施拉普纳的身材可以算得上“五短”了。秃了顶的脑袋像球，圆圆的肚皮像球，连他整个的人都像一只球，尤其是当他指挥比赛时，在场边来回奔跑、呼喊，沿着边线滚动，让人觉得偌大的赛场上在同时滚动着两只足球。北京的漫画家法乃光一高兴，就把施拉普纳与足球融为一体了，或者说，把施拉普纳画成了一个足球。

相信小施拉普纳出生时，也一定胖胖的，像一个崭新的球。那是在1940年的5月22日，在德国库普法尔茨的兰佩特海姆，克劳斯·施拉普纳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当时的德国，是希特勒的德国，小克劳斯的童年想必也是艰难的，因为他学步的场所是防空洞，他六岁时才见到他的父亲。父亲作为幸存者从战场返回故乡，小克劳斯见到他时，连忙跑去问别人：“这个男人是谁？”施拉普纳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当时身患水肿病，体重不足100斤，他那可怜的形象让他的儿子永远也忘不了。

父亲进家时，小克劳斯正在院子中踢足球。这个镜头是意味深长的，他的父亲当时大约难以想象得出，这个六岁大的陌生的儿子将来会与足球终生结缘。

在战后德国艰难的恢复年代中，克劳斯·施拉普纳读完了国民小学，实科中学和商业学校。在这期间，他常在工厂

和农场里打短工，用他自己的话说，“哪一行都干过”。学校毕业后，克劳斯·施拉普纳开始了电气装修工的学徒生活。在德国，踢足球是受人崇拜的，搞技术同样也是让人敬重的，尤其是懂技术、善动手的男人。克劳斯·施拉普纳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1962年服完兵役后，他做了将近七年的电气装修工，后创办了一家电气装修公司。在他成了著名的足球教练之后，他也仍未放弃他的生意，直至应聘来中国，才把生意移交给儿子。

从孩提时代起，施拉普纳就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很早起，他就开始在故乡佩特海姆的足球俱乐部踢球，后又在路德维希港的凤凰队和西南队效力。由于身体条件、健康状况等多种原因，作为足球运动员的施拉普纳未能在绿茵场上体现出多少辉煌，他不仅从未披过德国国家队的战袍，甚至也未能在德国的甲级队中担任过主力。然而，他后来却以一个出色教练的身份出现在德国足坛上，证实着自己另一方面的足球天赋。贝肯鲍尔因没有“文凭”而在出任国家队主教练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周折，而不太出名的足球队员施拉普纳却也成了出名的教练，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弄到了一些“文凭”。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人的足球才能，甚至是一个人的各种才能，都是多方面的，此处短，或许彼处长，怎样人尽其能、能在其所，是每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人生课题。

在球场上亲自上阵，未能踢出辉煌，接下来，施拉普纳一面继续踢球，甚至不惜往低处走，他踢球的级别越来越低，从丙级队到丁级队，最后踢到了最低的戊级队。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失去与足球的联系，不中断他的足球生涯。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施拉普纳对足球的热爱和执着。另一方

面，施拉普纳也开始了新的尝试。1986年，不到30岁的克劳斯·施拉普纳第一次当起了足球教练。他先是执教于一个丙级青年队，他不懈学习，为了在重文凭、讲资格的德国社会和德国足坛中占据一个较为稳固的地位，他为自己找来了一大堆的“文凭”，如乙级教练证书（1974）、甲级教练证书（1976）以及科隆体育学院颁发的足球教师证书（1980）。1979年，施拉普纳出任甲级队达姆施塔特98队的主教练，在此之前，他是该队主教练的副手，为该队由乙队打入甲级立下过功劳，但在新的赛季里，该队却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连主教练也随之回到副手的老位置上去了。这第一轮“职业”教练的经历，有过光彩，也有失败，为施拉普纳的足球事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结束了在科隆体育学院的学习后，施拉普纳与曼海姆的瓦尔德霍夫队签了合同，在该队任主教练。在科隆体院“德国足球名宿”的指导下，瓦尔德霍夫俱乐部队终于在1982—1983赛季升入德甲队。次年，克劳斯·施拉普纳因其在执教德甲队时所表现出的才能而荣获联邦德国的泽普·赫贝格奖。泽普·赫贝格（1897—1977）曾是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足球奖，是德国最高体育荣誉。获奖的获得，巩固了施拉普纳在德国足坛的地位，使他得以跻身于德国著名足球教练的行列。至今，克劳斯·施拉普纳仍认为，获得泽普·赫贝格奖，是他足球教练生涯中“最光荣”、“最骄傲”的事情。

施拉普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1963年结婚，妻子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女性，为他生下了二男一女，长子福尔克生于1964年，次子乌韦比哥哥小一岁，女儿克劳蒂娅生于1969年。当施拉普纳醉心于足球和机电时，妻子便在热爱

丈夫事业的同时，还照顾着全家。当年近 40 的施拉普纳在体育学院学习时，妻子不仅完全承担下了家庭事务，还每天把施拉普纳的那些杂乱笔记用打字机工整地打出来，为让施拉普纳更清楚地阅读、记忆。这次，妻子又毫无怨言地随丈夫远离故乡，来到她陌生的东方。中间返德探亲时，她还惦记着为中国足球队的小伙子们购买药品。父亲离开德国后，福尔克挑起了公司业务和照顾弟妹的重担。在施拉普纳为中国足球做奉献的同时，他的妻子和他的子女们也付出了许多。有朝一日，当我们为中国足球的胜利而欢呼时，我们别忘了克劳斯·施拉普纳的家人。施拉普纳最早与中国、与中国足球发生关系是在 1984 年 6 月，当时，他率他的瓦尔德霍夫队应邀来北京参加长城杯邀请赛。他与他的球队在中国逗留了三周，在北京、广州进行了数场比赛，最后，他的队成了长城杯的得主。中国的足球，如同北京工人体育场外停放的 6 万辆球迷们的自行车一样，让施拉普纳感到陌生、新奇。如同自行车较之于小汽车，中国足球较之于欧洲足球无疑是落后的，施拉普纳当时就感到中国球队打法单调，队员在场上不够积极主动。但是，中国的足球如同中国的一切，也有让施拉普纳感动的地方，中国队员们的技术和速度，较之于全队陈旧的战术，反倒给施拉普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古广明等队员，更是引施拉普纳注目。可以说，正是这一次中国之行，为施拉普纳与中国足球的缘份埋下了一个伏笔。

到 1986 年，施拉普纳在瓦尔德霍夫队已执教 6 年，6 年间，他扎扎实实地带队，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让这支原先的乙级队在德国甲级联赛的激烈战场上站稳了脚跟。但时间

一长，教练、队员和俱乐部人士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彼此厌倦的现象，甚至是一些磨擦。也许，施拉普纳又想从头做起，再作一番新的尝试。终于，他在1987年决定执教一支乙级队——达姆施塔特98俱乐部队，试图让这支乙级队也冲进甲级队行列。在1987—1988年赛季中，该队的表现较之前出色，但在关键性的场次中不敌瓦尔德霍夫队，终于未能晋级。也就是说，施拉普纳的二徒弟败给了他的大徒弟，对于施拉普纳来说，胜负也许是可以相抵的。

1987年的一天，达姆施塔特的教练施拉普纳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者是自费来德国留学足球的古广明。古广明操着尚不纯熟的德语，询问施拉普纳能否在他的球队中踢球。接完电话，施拉普纳脑中又浮现出三年前在北京结识的这位中国队右边锋的灵活身影，他的顽强精神尤其受施拉普纳赞赏。施拉普纳很快作出决定，招古广明入队。施拉普纳成了古广明的伯乐和恩师，他不仅收他入队，还在训练中严格要求他，在生活上细心照顾他。古广明也不负老师的器重，在比赛中每每有上乘表现，很快成了达姆施塔特和其他城市的足球观众最喜爱的球员，他的名字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作为第一个在欧洲职业俱乐部队中踢球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古广明以其在球场上的表现，向德国、乃至欧洲的足球观众展示了中国足球的风采，扩大了中国足球的影响。古广明是有功的，但这中间，无疑也有着施拉普纳先生对于中国足球的功劳。

克劳斯·施拉普纳有着一个直率、坦诚的性格。他对人热情，也要求别人这样对待他。遇见不平之事，无论是对队员、对裁判、对记者他都会毫不客气，决不委曲自己，是条